

张鸿年 著

列王紀研究



پژوهشی بر شاهنامه فردوسی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列王纪研究

张鸿年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列王纪研究/张鸿年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6

(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15247-8

I. 列… II. 张… III. ①史诗—伊朗—中世纪②列王纪—文学研究 IV. I373.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8534 号

书 名：列王纪研究

著作责任者：张鸿年 著

责任编辑：张建民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5247-8/I · 211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http://www.pup.cn>

电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5217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信箱：zbing@pup.pku.edu.cn

印 刷 者：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2.25 印张 185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前　　言

《列王纪研究》是2005—2008年国家社科研究基金项目。《列王纪》是伊朗(波斯文)史诗,是世界文学名著。

在世界古代史上,伊朗(波斯帝国)是举足轻重的大国。她与东西方的希腊、罗马、印度、阿拉伯和中国都有密切的联系和交往。伊朗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列王纪》就是其历史和文明的结晶。

论及史诗,我们会习惯地想到印度和希腊史诗,而对处于印度、希腊之间的伊朗也有一部长篇史诗则缺乏了解。

其实,《列王纪》堪称印欧语系五大史诗之一,其思想内涵与艺术成就都不逊于任何民族史诗。在世界文学中,《列王纪》享有极高的声誉。在东方世界,其情节和人物家喻户晓。《列王纪》研究是伊朗文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

我国史学先辈张星烺和方豪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其作过概况性介绍。著名文学家郑振铎于1929年,在其《文学大纲》中,设专章介绍《列王纪》及其作者诗人菲尔多西。1934年,伊朗政府主持召开纪念菲尔多西诞生千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对此我国文学界也有所反映。《文学》杂志发表属名伍实的文章介绍诗人菲尔多西和《列王纪》,并刊发了一则译自英文的史诗中贾姆希德和佐哈克故事。1949年后,东方文学进入我国高等学校课堂,《列王纪》是重点讲授课题。1964年,潘庆舲译自俄文的史诗中故事《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出版。1991年,本书作者译自波斯文的《列王纪选》问世,其中包括这部史诗的四大悲剧。2002年《列王纪全集》出版(译者:宋丕方,张鸿年)。我国曾召开四次波斯文学研讨会,在每次会上,论述《列王纪》的论文都占有相当



比例。1990年,伊朗召开《列王纪》问世千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国8名学者应邀出席,并发表论文五篇,展示了我国学者研究这部伟大史诗的研究水平。

我国新疆与波斯文明有密切联系。截止到1837年,已经有两部维吾尔文《列王纪》译本问世。各族新疆学者以他们的特殊视角对这部史诗进行分析研究,取得了具有特色的成就。

2002年,江泽主席访问伊朗期间,曾与当时的伊朗总统哈塔米一起,在包括《列王纪》在内的两套《波斯经典文库》上签名,作为中伊国礼互赠,并约定永远保存在两国国家图书馆中。

《列王纪研究》是笔者在前人学术成果(主要是伊朗和中国学者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对这部伟大史诗的核心思想和艺术成就作比较全面的探讨,不当之处希望读者和同行指正。感谢北大出版社张建民先生为出版此书所付出的辛劳。



目 录

一 文明古国伊朗	(3)
二 雅利安人早期神话传说——印度和伊朗的共同文化渊源	(9)
三 伊朗古代宗教琐罗亚斯德教	(15)
四 历史巨变——阿拉伯人入侵	(19)
1. 萨珊王朝的倾覆	(19)
2. 阿拉伯人统治下的伊朗	(20)
3. 舒毕思潮	(22)
五 史诗《列王纪》的作者——伟大的诗人菲尔多西	(27)
六 《列王纪》的素材	(36)
1. 民间故事和文史典籍	(36)
2. 菲尔多西的创造性劳动	(40)
七 《列王纪》内容介绍	(42)
八 《列王纪》的核心思想——向善的召唤	(64)
1. 菲尔多西创作《列王纪》时的社会环境	(64)
2. 《列王纪》是伊朗伊斯兰化前后社会之间的桥梁	(66)
九 史诗中神话人物形象所体现的三善思想	(72)
十 史诗中勇士故事和形象所体现的三善思想	(82)

目
录

1. 史诗中主要勇士鲁斯塔姆	(82)
2. 两位王子的震撼人心的悲剧	(87)
3. 勇士故事中恶的代表人物	(94)
4. 主张和平的土兰勇士形象	(97)
5. 《列王纪》中的亚历山大传奇	(98)
十一 历史故事部分所体现的三善思想	(101)
1. 王权神授和王位承传	(101)
2. 明君形象是善的体现	(103)
3. 国王和勇士的关系	(109)
十二 史诗中多姿多彩的妇女形象	(111)
十三 《列王纪》的艺术特色	(120)
1. 情节安排和人物塑造	(121)
2. 史诗的抒情风格	(125)
3. 描写战争的绚烂多彩的画卷	(127)
4. 凝重如山流畅似水的语言	(130)
5. 《列王纪》中的超自然因素	(135)
十四 诗人与伽兹尼王朝国王玛赫穆德的冲突	(139)
十五 《列王纪》与中国	(146)
1. 《列王纪》中的中国	(146)
2. 《列王纪》与《封神演义》	(150)
3. 《列王纪》在中国的传播	(155)
十六 《列王纪》在伊朗和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	(158)
附录 1 《列王纪》中的王朝世系	(169)
附录 2 《阿卜·曼苏尔王书序言》	(172)
附录 3 一首所谓的菲尔多西的讽刺诗	(176)
附录 4 本书作者拜谒诗人菲尔多西陵墓记	(183)
参考书目	(186)



《列王纪》是伊朗伟大诗人菲尔多西(公元 940 年—公元 1020 年)以达里波斯语(又称近代波斯语,是伊朗和塔吉克通用语,阿富汗通用语之一)创作的世界闻名的伊朗民族英雄史诗。^① 这部史诗长 12 万行,菲尔多西约于公元 980 年开始创作,到公元 1020 年最后完成,前后共用了 40 年时间。伊朗介于文明古国希腊和印度之间。这三大民族的语言同属印欧语系,伊朗曾经是沟通印度文明和希腊文明的桥梁。伊朗史诗《列王纪》与印度史诗和希腊史诗一样,都是世界文学的瑰宝。

《列王纪》与印度和希腊史诗都是它们各自古代光辉文明的体现和民族精神的结晶。由于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所以它们又各有特色。

《列王纪》的内容是描写从远古直到公元 651 年阿拉伯人入侵时的伊朗历代王朝的兴衰治乱。其中涉及 50 个国王统治时期的大事。它的内容恰如古代伊朗历代王朝的兴衰史。

史诗卷帙浩繁,人物众多,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其间包括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作者创作时,采取一种夹叙夹议的方

^① 伊朗现在的正式国名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波斯是民族名,波斯族是伊朗的主要民族,占全国人口的 66%,大多数居住在伊朗南方波斯湾沿岸。1935 年前世界各国一般称其为波斯。礼查国王政府是年正式通过外交文书通知世界各国,使用伊朗为国家正式名称。此后一切来往文书均不得再用波斯这一称谓,凡称其为波斯的文书和信件一律退回。波斯语又称达里波斯语,达里是“宫廷的”的意思,据传这种语言是阿拉伯人入侵时,伊朗皇室逃到东部霍拉桑后在宫廷中所使用的语言。



文明古国伊朗

伊朗是一个地处亚洲西部的文明古国。她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古代伊朗的版图远比现代的伊朗大得多。波斯帝国古代是世界性大帝国，与亚非欧各主要民族有密切的关系，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伊朗的自然环境的特点是西北高东南低，西部和北部被高山包围。北部是厄尔布尔士山，走向由西向东。西部为扎格罗斯山，走向是由北向南。伊朗中部是沙漠和盐沼地。全国最适于耕作的地区是厄尔布尔士山北坡以下地区，其次是在一些城市周围，如伊斯法罕、耶兹德与克尔曼等城市四周。

伊朗人属雅利安族(Aryans)。据历史学家考证，雅利安人是栖居于中亚的游牧民族。大约在公元前两千纪初期，雅利安人开始迁徙。一支向西，进入欧洲。一支向东南，向东南的雅利安人又分两股。一部分向南，到达印度河流域，即印度人的先人。一支西进，进入高原地区(现称为伊朗高原)，这就是伊朗人的先人。

这支人到达伊朗边缘地带的住地，这一地区称为“伊朗维治”(Iranvich)，意为“雅利安人后裔栖息之地”，大体相当于今花剌子模地区。随后，他们又逐渐南移，进至伊朗东部、中部和南部，直至地中海东岸大片领土。在与原各族居民长年融合与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有关这支雅利安人迁徙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厚而坚实的基础。《列王纪》中早期神话故事就是伊朗人南进西迁过程中经历的写照。

据史料记载，进入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又一次分化成为两支。一支称米

底人，据有伊朗哈马丹为中心的西部地区。^①他们于公元前 701 年（一说为公元前 708 年）建立米底王朝。一支为栖息于波斯湾地区的波斯人。

米底王朝的都城是哈格玛塔内（Haghmatane）即现哈马丹市。据亚述人的资料，米底人曾向亚述人纳贡。米底王朝的社会正值从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过渡阶段。社会上已有分工。社会人群有武士、祭司、农夫和手工业者。亚述人记载他们曾从米底人中劫掠过手工业者。米底司宗教事务与道德教化的人称穆护（穆护有原为组成米底族的六支人的一支）。这点与南方的波斯人相同。米底人与波斯人的文化传统和语言差异很小。米底王朝于公元前 550 年，被南方波斯族首领居鲁士率众推翻。居鲁士建立阿契美尼德王朝。

这是伊朗西部的政权建设情况。东部雅利安人政权情况至今并不明朗。在神话传说中，东部曾经有过两大王朝。琐罗亚斯德教古经《阿维斯塔》中提到这两个王朝的国王的名字和他们的简略事迹。这两大王朝是：

1. 倍什达迪王朝（倍什达迪意为“首先立法者”）
2. 凯扬王朝（凯扬意为“王者”）。

但这毕竟是神话中的内容，这两个王朝的详细情况，至今并无确证说明。

从米底王朝算起，到阿拉伯人入侵并统治伊朗，在伊朗历史上，实际存在过四个王朝，它们是：

1. 米底王朝（公元前 701 年—公元前 550 年）
2. 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 550 年—公元前 331 年），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率军东征，于公元前 331 年推翻阿契美尼德王朝。从这时到公元前 250 年，伊朗处于希腊人的塞琉古王朝直接统治之下。
3. 帕提亚王朝（公元前 250 年—公元 224 年），我国历史上称此王朝为安息王朝。
4. 萨珊王朝（公元 224 年—公元 651 年）。公元 651 年，阿拉伯大军推翻伊朗萨珊王朝，伊朗开始伊斯兰化进程。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开国君主是著名的居鲁士大帝（卒于公元前 529 年）。这一时期的伊朗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奴隶制大帝国。其版图东起信德河，西至地中海和埃及，北到中亚和高加索，南临波斯湾和阿曼湾。居鲁士定都苏撒（遗址在今西南方胡泽斯坦省）。到第三位国王大流士（公元前 522 年—公元前 486 年当政）时，在设拉子附近建新城波斯波利斯，定都于此。

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在帝国的版图之内，完整的国家行政机构已经建立。在中央政权统治下，全国设 30 个郡，中央派出郡首。各郡与首都苏撒

^① 米底人可能是从里海沿岸进入伊朗的。

(在今伊朗西南部)以及郡与郡之间都有大道相通,方便平日商业往来和战时运兵。从爱琴海沿岸到波斯湾有御道。从巴比伦到印度边境有贯穿东西的大道。各郡独立处理税收、募兵、司法及行政事务。数郡设一个军区,全国有五大军区。大道沿线设驿站兵站,每站相距 4 法尔散格。^① 驿站备有良马。官方文书站站相传。这实际上就是早期的邮政。

波斯帝国有步兵和骑兵。后又建立海军,还有希腊雇佣军。其兵力的核心是战斗力最强的常胜军(Javidan)。

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伊朗人已经能够冶金,制造武器。有石雕业、木工、纺织业和制陶手工业等,建筑业也很发达。从现存的波斯波利斯建筑群的遗迹可以看到当年建筑规模宏大,楼宇巍峨,充分显示出这一古代强国的威力和气魄。

大流士国王时,曾开凿从尼罗河到苏伊士的运河。他的船队从尼罗河经红海可直达伊朗。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所著的《历史》中记述:“这个海角的终点是阿拉伯湾(即今天的红海——译者)。而大流士曾从尼罗河挖了一条运河能到那里”。^②

居鲁士和大流士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对被征服民族采取怀柔政策。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尊重被征服民族的传统信仰,在物质上并不过分苛待他们,甚至亲自到其他民族神庙祭拜。这样的政策减少了进军的阻力,同时也表示自己的实力和威严。

最能说明古代伊朗实力的事件应该说是前后进行了 47 年的著名的波希战争。这一掠夺性的战争最终以波斯失败而告终。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波斯军队第二次征希腊的兵力是五百万人以上,共动员了各类船只 1200 艘。这样大规模的海陆军事行动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是不可想象的。组织调动和指挥这样一支综合军力远征,其军事指挥能力也是不可低估的。

公元前 331 年,崛起于西方的希腊国王亚历山大率军推翻了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此后希腊人在伊朗直接统治 80 余年之久。在希腊人统治时期伊朗社会全面希腊化。

阿什康尼家族结束了希腊人的统治,建立了阿什康尼王朝(安息王朝)。安息王朝是伊朗人奋起反抗希腊人统治而建立的政权。安息王朝起初定都尼萨(遗迹在今土库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附近)。后又迁至达玛冈(在德黑兰以东)。以后安息王朝势力向西部延伸,又把都城移至泰西封(在今巴格达东

^① 每法尔散格长 6.24 公里。

^② 参见《历史》(上),希罗多德,第 280 页第 39 节。

南)。安息王朝在国王之下设议事会(Mehestan)。行政大事由议事会参与意见。议事会权力相当大,有时甚至能罢黜国王。

在希腊人统治期间,希伊两大民族文化经历了一个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伊朗社会生活希腊化。安息初期,其社会生活和文化形态虽仍带有明显的希腊色彩,但是社会总的发展方向已经是恢复民族传统和摆脱希腊人的影响。统治者提倡恢复民族语言,即巴列维语(称北巴列维语,属中古波斯语,相对萨珊王朝时的南巴列维语而言)。此外统治者还下令重新整理被亚历山大销毁的琐罗亚斯德教古经《阿维斯塔》。这是一个民族试图寻根溯源的明显例证。

安息王朝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在东方它抗拒游牧民族的侵扰,在西方阻止了罗马帝国的东进,巩固了伊朗的疆域。著名的“丝绸之路”在安息王朝后期已经逐渐形成。安息王朝在维护这条贯穿东西方的大道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中国和印度与罗马的贸易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也从中收到丰厚的回报。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安息王朝时,中国和伊朗建立了正式国家关系。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派使节赴安息,受到隆重欢迎。《史记·大宛传》对这一历史事件有如下记载:“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眩人献于汉”。从此两国友好交往世代相传,连绵不断。

诗人菲尔多西在《列王纪》中,对安息王朝着墨不多,对这个介于东西方之间具有400余年历史的伊朗大王朝,仅限于提到几个国王的名字,他说:

由于这个家族的事业并不兴旺,
所以对他们历史的叙述也不周详。
我在帝王的典籍中没看到他们的事迹,
只得把他们的名字记录在这里。

这说明在菲尔多西时代,安息王朝的历史资料存留不多。对这一王朝的了解是以后研究者逐步取得的成果。

伊朗古代第四大王朝的奠基人是阿尔达希尔·巴伯康。他从伊朗南方法尔斯地区崛起,率兵以武力推翻安息王朝,建立萨珊王朝(萨珊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末代国王达拉的一个儿子的名字)。萨珊王朝定都泰西封。

萨珊王朝时的伊朗是雄踞于西亚的世界性强国,与罗马帝国并肩而立。它有相当完善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系统,比较完善的税收制度(如现金等级制

和实物交纳赋税的方法等)以及官员考核和监察制度。建有强大的正规军，并有一整套建军的方法和措施。萨珊王朝的行政体系和经验以及其行之有效的税收制度为后来的阿拉伯哈里发帝国所承袭。

萨珊王朝的统治者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这时的伊朗社会已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并终而发展成为封建制的大帝国。这一时期的伊朗国力强盛，文化发达，与东西方各国广泛开展邦交活动，并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与东西方各主要国家开展频繁的外交活动和商业往来。这一时期是伊朗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我们通过一个例子可以看到当时伊朗的文化发展情况：当时，伊朗人在南方胡泽斯坦省修建了一座科学城，名为坎迪沙浦尔。在此城开办了一所医科大学并设附属医院(公元3世纪中)。这所大学除本国教员和学生之外，还聘请希腊和印度学者授课，吸收外国留学生入学。这所学校还组织人力大量翻译希腊印度学术著作。坎迪沙浦尔是当时名符其实的世界科学文化的一个中心。其作为学术中心的地位只是到了阿拉伯伊斯兰帝国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后的9世纪，才逐渐被阿拉伯哈里发帝国首都巴格达所取代。

在萨珊王朝国王阿努席拉旺当政时(公元531年—公元579年)，其科学文化活动达到了高潮。这位国王十分重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并邀请各國学者到他的宫廷召开学术讨论会，他亲自参加讨论会，听取学者们的讨论和见解。

公元529年，东罗马以不信基督教为由，驱逐7名学者。伊朗宫廷接待了他们，请他们著书授课。后又在罗马作出保证不对他们加以迫害情况下，把他们送回罗马。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萨珊王朝的统治者对科学文化的重视和他们对学者的爱护。

萨珊时期还开始了正式修史的工作。因此萨珊王朝时期的文化典籍远比安息王朝时期的丰富。到萨珊王朝末期，官修的帝国史《帝王纪》已经成书。

阿契美尼德王朝时的主要宗教信仰是琐罗亚斯德教。国王们是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塔赫特·贾姆席德的铭文写道：

“伟大的霍尔莫兹德，最高的天神赋予大流士以王国，授予他王位。

大流士依照霍尔莫兹德的旨意为王。

大流士国王说：霍尔莫兹德赐予我的波斯帝国是一个美好的国家。这里有优良的马和优秀的男人。我，大流士国王，按照霍尔莫兹德的旨意，不惧怕任何人。”

霍尔莫兹德给我以佑助。霍尔莫兹德和王族先人的灵体保佑我的

国家不受敌人侵害。不遭干旱，不受谎言欺骗。不论是敌人、干旱还是谎言都不能危害这个国家。

我祈祷，向霍尔莫兹德，向王族先人的灵体祈求赐予我这种恩惠。
霍尔莫兹德和先人的灵体赐予了我这种恩惠”^①

^① 参见《伊朗文学史》第二版，萨迪克·列查扎德·沙法格著，第 66 页，伊朗巴列维大学丛书，1973 年。霍尔莫兹德是琐罗亚斯德教最高天神阿胡拉·马兹达的巴列维语和波斯语称谓。



雅利安人早期神话传说—— 印度和伊朗的共同文化渊源

《列王纪》是从伊朗民族的早期神话写起的。我们讨论这部史诗内容之前，应该首先探讨他们民族神话的起源。

这部史诗的前两部分，即神话故事部分和勇士故事的许多情节和人物不但可以在琐罗亚斯德教古经《阿维斯塔》中找到他们的早期形态，而且还能够在印度伊朗原始文化里看到他们的共同渊源。循踪溯源，在讨论《列王纪》之前应首先明确印度伊朗两大族神话的缘起。

印度和伊朗都属雅利安族。远古的雅利安人的部落集团活动于中亚地区。其族内是父系氏族结构。开始以游牧为业，后逐渐演进至以农牧生活阶段。雅利安人擅长骑射狩猎，有强大的战斗力。

早期的雅利安人崇尚自然崇拜。他们认为自然界各种现象如日、月、天、风、雨、河水与雷电等，都有相应的神祇。

印度、伊朗两大民族始祖同出一源泉的事实从他们的语言和神话联系上可以明显得到印证。从成书于公元前1500年的印度古代文献《吠陀》和稍后成书的伊朗《阿维斯塔》中，可以发现两族早期神话的某些共同因素。其中许多神话故事和人物都彼此呼应和互相印证。

印伊两族在迁徙的过程中，经历不同的路线，面对不同的地理环境，遭遇不同的竞争对手，与不同的文明冲突和融合。因而他们共有的早期雅利安人的神话发生异变，逐渐带上他们各自的民族色彩。

比如在印度吠陀神话中，有一组神，名为阿修罗(Asura)。这是雅利安族一组大神的名字。其中包括密特拉(Mitra，誓约之神，友好之神，后又发展成为太阳神)，伐罗那(Varuna，维护自然规律之神，维护道德法律秩序之神)。

在后期的吠陀神话里，阿修罗已经有了妖魔的意思。阿修罗在伊朗《阿维斯塔》中的对应神是阿胡拉(Ahura)。阿胡拉是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中的至高无上的天神，是创造万物的造物主，是善的体现。这一事实说明，在长达千年以上的迁徙过程中，阿修罗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

又如在早期的雅利安的神祇中有一神名迪弗(Deva)。此神在《吠陀》中称提婆，在《阿维斯塔》中与其对应的称迪伊瓦。在印度神话里，提婆的神性无何变化，是自然界诸神的统称。但是到伊朗，这个神逐渐演变为魔鬼的统称(魔鬼为数甚多，有死亡之魔，愤怒之魔，黑暗之魔，有七个大魔与琐罗亚斯德教的七位一体的天神对立)。在伊朗神话中，描写人魔相斗，人胜魔败的故事很多。如神话中的俾什达迪王朝第一位国王凯尤玛尔斯就被描写为击败魔鬼的人。魔鬼要夺取他的江山，率军来战。凯尤玛尔斯的儿子出战被杀。他率孙子胡山大败魔军，为儿子复仇，保住江山。这个故事完整地反映在史诗《列王纪》中。之后，胡山继位为王。

这一王朝第三位国王胡山之子塔赫姆列斯也是一个与魔鬼战斗的英雄。他的绰号是“降魔的塔赫姆列斯”。看一看他的降魔大战是颇有启发的：

他往往命人备好战马的鞍鞯，
骑马出巡到各地把民情查看。
众魔鬼知道他经常出行，
一个个心怀鬼胎不听王命。
魔鬼们越聚越多，成群结队，
意欲杀死国王夺取王位。
当塔赫姆列斯得知他们的意图，
勃然大怒，决心挫败他们的图谋。
他连忙收拾披挂，准备出战，
一根狼牙大棒挂在胸前。
剽悍的魔鬼与术士妖人，
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鬼军。
.....
塔赫姆列斯国王威风凛凛，
武装齐备统率问罪的大军。
一方是火光浓烟高叫的魔鬼，
一方是世界之主英勇的军队。
人人争先个个奋勇与魔鬼交战，
速战速决，并无半点迟延。

只两个时辰便有许多魔鬼被捉，
其余的打倒在地，必死无活。

这场人鬼大战以人的胜利告终。从战斗场面看，这种描写完全是人与人的战争，而不是人与魔的较量，其间丝毫也没有超自然的神奇因素，魔鬼也没有任何超人的能耐。这不免使人联想，这里描写的似乎是进入高原的雅利安人与土著居民间的战斗，否则魔鬼不会如此轻而易举地败在塔赫姆列斯手下。

《列王纪》中勇士鲁斯塔姆也是一位斗魔鬼的英雄。他先战白妖，后斗妖怪阿克旺。从战斗经历上看，这两个妖怪也没有什么过人的本领，都败在鲁斯塔姆手下。值得注意的是鲁斯塔姆与妖怪战斗的战场在马赞得朗。在《列王纪》中，这个地名指亚洲西部，以及从叙利亚到非洲埃及一带。所以这里描写的人妖之战也很可能是西进的雅利安人在这一地区与土著居民的战斗的反映。

因陀罗(Indra)是雅利安族人早期所崇拜的另一个神。在《梨俱吠陀》中，这个神受到高度赞扬。他是战神与雷雨之神，体躯高大，武艺高强。他作战乘车，手执钢杵和弓箭。因陀罗嗜饮苏摩酒。他曾杀死主要对手弗栗多(Vritra，意为毒龙)，因此他被称为“杀死弗栗多者”。在伊朗神话中，也有一个勇士有“杀死弗栗多者”的绰号，即巴赫拉姆。巴赫拉姆这个名字由两部分组成即巴赫拉，其音与 Vritra 相近，另一部分是 Ham，在古波斯语中意为杀死。巴赫拉姆与印度的因陀罗名字不一样，但事迹与神性却相同，同样是杀死毒龙。从中可以看出印度与伊朗两族早期神话的渊源。巴赫拉姆也嗜饮苏摩酒。苏摩酒是雅利安人所饮用，并且具有神秘色彩的饮料。这是从一种称为苏摩的植物的茎中榨取的汁液。饮下以后提神健体，提高兴致，摈除邪气，在雅利安人看来，苏摩酒是永恒生命的象征。在《吠陀》和《阿维斯塔》中，都有歌颂苏摩酒的诗歌。如在《吠陀》中：

人的愿望各色各样，
木匠等待车子坏，
医生盼人跌断腿，
婆罗门希望施主来。
苏摩酒啊，快为因陀罗流出来。①

① 参见《梵语文学史》，金克木著，第 33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年。